

正
續
編
四
二

鄭
平
知
潘
齊
PDG

藏經書院版

卍
續藏經

第 142 冊

中國撰述

史傳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已續藏經。--臺一版。--臺北市：新文豐，[民82
-]

冊；公分

ISBN 957-17-0665-5 (一套：精裝)

-- ISBN 957-17-1252-3 (第一四二冊：精裝)

1.藏經

221.08

82000521

所有



版權

印發
刷行
所及

新文豐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高

本

劍

編輯者 藏

經書

院

新編
已續藏經

全一五一冊
第一四二冊

精裝一冊基價一五·五五元正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台一版三刷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二四
門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樓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四
台北郵政：三三六四三信
登記證：郵政三三六四三信
台政：局版臺業字第四四二六號
郵政劃撥：三五六八〇七六·三〇二三八七
傳真：三五六八〇七六·三〇二三八七

22090200 (精：一套)

22090342 (精：第一四二冊)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卍續藏經第一四二冊目錄

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卍續藏經會編印

中國撰述 史傳部

五燈全書百二十卷之內自百〇三至百二十卷	清超永編輯	0001
續傳燈錄目錄三卷		0213
續傳燈錄三十六卷	明玄 極輯	0277
增集續傳燈錄六卷附五燈會元補遺一卷	明文 琇集	0725
大慧宗門武庫一卷	宋道 謙編	0920
雪堂行拾遺錄一卷	宋道 行編	0950
羅湖野錄二卷	宋曉 瑩集	0961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三

京都聖感禪寺住持臣僧 超永 編輯

京都古華嚴寺住持臣僧 超揆 較閱 進

呈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潭州瀉山古梅定冽禪師邵陵王氏子少遊邑岸便念生死事大乃薙染完具依大瀉海力參一十五年。出住芙蓉山廣化 示衆牛頭沒馬頭回風馬牛不相及。玉兔速金烏急日月並行而不悖。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汗 示衆殺人須見血我王庫內無如是刀爲人須爲徹我躬不閑邊恤其他喝一喝曰禁止訛言 海退老七星巖命師繼席上堂世尊有密語終日在耳邊迦葉不覆藏終日在眼裏若恁麼會我要問你說箇甚麼見箇甚麼世尊有密語父爲子隱迦葉不覆藏而子證之且道證的是隱的是 晚參舉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師曰雞寒上樹一聲撲落梅梢月鴨寒下

水生身踏破楚天秋願脉左右曰雖然證上加證舉

竟祖意教意 黃龍三關頌曰我手何似佛手牽著

須彌倒走撞倒碧眼胡僧無端斷却一肘腕 我脚

何似驢脚鸚鵡洲前趨躍遇著惡辣楚王被他雙足

則却錯 人人有箇生緣江南江北東海西川在上

高祖從下曾元然 師嚴持律範道播江楚著有語

錄六卷行世慧山海嗣

潭州浮山崇福與峰智禪師上堂說法無所得是名

獅子吼說法有所得是名野犴鳴有無所得野犴獅

子一時打斷卓拄杖曰直下如輪王解髻了絕思惟

如象王渡河迥忘回互正恁麼時還有搆得的麼喝

一喝 上堂舉趙州因僧問三身中那一箇是本來

身州曰缺一不可師曰提本分鉗錘接引客作漢惜

乎久客忘家反覺自瞞了也如今若問山僧二身中

那一箇是本來身但度拄杖子與他他若擬議便劈

頭打出且道與趙州相去多少 晚參炊鐵釘飯緩

齒粘牙封白紙書虛多實少孰若就現成茶飯發放

方來以文彩爛然交待尊宿如會則事同一家有禮

有樂不會則萬別千差無黨無偏拍香几曰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一生敗露處板齒缺門前 問大

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絕諸訛曰和尚住山以何為驗師曰石象泥牛連夜吼 頌德山托

鉢曰一門禮樂擅英豪細把迴文月下敲撼斷玉絃緣底事畫堂贏得語聲高 師歷住荊州果願朗州

西禪邵川龍山大梅明照諸利語錄十卷行世海山慈溪白龍萬松墨默聞禪師餘姚翁氏子禮白龍能

剃度苦參竹笠子話一夕山行因踢石傷足有省呈偈曰柏子甚奇哉無根石上栽笑他無住處露出一

枝來能接偈曰汝作麼用心師便喝能曰發惡作麼師曰髮尖迸出日輪紅能曰意旨何如師曰大地盡

回春能領之 小參為僧只合住山好無端煎逼出山來誰知福薄難調治帶水拖泥盡力捱 栽松小

參山家活計只尋常沐雨梳風不借緣但得工夫成一片白雲綠樹任高眠 康熙己酉八月朔師示寂

塋全身於寺之西麓冰懷能詞崇川石渚廣惠荷禪師上堂和光莫與世同塵奮力

深培劫外根透得睡中無夢主千花爛熳烏啼春冰懷能詞

吳陵開化大歇定禪師昭陽邢氏子僧問如何是入門句師曰觀見容顏便得知曰如何是門裏句師曰

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曰如何是當門句師曰吹毛須不動曰如何是出門句師曰杖頭挑日月袖裏貯乾

坤曰如何是門外句師曰那山又有那山高冰懷能詞泰州北山古藥智禪師上海人年十七薙染歷參天

童大樹瑞光焦山諸老後受白龍能印可 出世上堂萬里長天碧乾坤徹底清山河成一片箇事有何

分會得如是意物物盡皆春千七百則公案一一廣羅將來向者裏還用得一絲毫著麼若用得著也是

空中釘鐵若用不著畢竟如何遂推倒禪牀拈棒趁眾曰不得食別人家殘羹餒飯冰懷能詞

潞州瑯琊祖讓宗衡禪師上堂展左手次展右手復合掌顧眾曰會麼眾無語師云事已再三便歸方丈

上堂以手拽鼻曰諸佛聖人畜生驢馬莫不盡同者箇鼻孔若也識得便可於魔宮虎穴劍樹刀山馬

腹驟胎茶坊酒肆處處遊戲神通淨佛國土若也不
 識業識情緣輪迴汨沒未有休歇在忽有箇禪僧出
 來道識與不識且置祇如沒巴鼻底出來又作麼生
 定山但有一事問伊向甚麼處出氣 上堂妙有不
 有真空不空兩頭一擔月白風清棒打不著喝又何
 從釣魚船上顯家風夜深撐入蘆花裏南北東西不
 見踪甚處去也擊禪牀一下 問大善知識出世所
 爲何事師曰貪杯一世債人債賣紙三年欠鬼錢曰
 和尚何苦也入者箇行戶師曰悔不愼當初 嶺 堂
 湖州白雀匡瀑青禪師初參靈隱禮於天寧看城東
 老母因緣有省隨呈頌曰眼花不少老婆婆平地無
 風自起波十指莫驚都是佛祇緣避溺反投河依淨
 慈席於顯寧呈平昔所作偈嶺 堂 未 竟 即 曰 未 有
 喫棒分在師曰過在甚麼嶺 堂 曰 待 案 山 點 頭 即 向 汝
 道師即焚却入堂苦參久之於狗子話下釋然頓悟
 一日普請次嶺 堂 垂 問 曰 一 拽 石 二 搬 土 發 機 須 是 千
 鈞弩如何是千鈞弩衆下語不契師曰到即不點嶺
 笑而頷之 問不與萬法爲侶是甚麼人師曰十字

街頭廖鬍子曰爲甚却道一口吸盡西江水師曰我
 不如他嶺 堂
 金陵蔣山靈谷于南運禪師泰興李氏子十八歲因
 全家病疫無存遂發心薙染乞戒於天寧禮時南屏
 嶺爲第一座見即機契隨依侍決擇後受記蒞出住
 靈谷 結制上堂選佛場開十方聚會山僧一以平
 等心爲爐韜眞實語作鉗錘無論是金是鐵是玉是
 石水擊則成羅浮之磬山鳴則爲于闐之鐘使見者
 驚奇聞者駭異不惟爲蔣山起價亦足爲宗鏡增輝
 且憑箇甚麼拈拄杖喝一喝曰犀因望月紋生角象
 被驚雷花入牙 過堂次師謂行堂曰露柱何不與
 他一分曰是伊不解喫師曰正該與他一分曰何故
 師曰若解粒米難消 康熙丁未二月師將示寂時
 塵僊西堂與師同參兄弟也見師疾篤不輕付授一
 日舉風穴上堂至垂淚處曰當日若無念法華不知
 哭到幾時師曰當時風穴舉似念法華今日塵西堂
 舉似靈谷誰正誰倒曰生意各別養家一般師曰親
 言出親口曰且借靈谷毒氣上報南屏業債次日師

即趨鼓升座對衆付囑乃索筆書偈曰來無些子去無些子倒騎鐵馬出重城江國春風吹地起遂沐浴薙髮泊然而逝葬於誌公塋之西大司農張有譽爲之銘崑崙堂

淨慈舜瞿方孝禪師江都王氏子參南屏崑於顯淨隨衆入室聞學肇論物不遷有省乃呈有句無句偈曰兩刃交鋒如大火聚纒涉鋒芒觸體粉碎不粉碎泥人搗鬼春石確崑爲許可 上堂盡大地是衲僧一隻眼淨慈有願不欲撒沙今日亦是不得已還有向電光中使帆石火裏走馬者麼其或未能索性剝心瀝膽將諸佛體相祖師大意百千三昧無量法門拈向諸仁一任丁一卓二橫三豎四崑崙堂

諸暨靈屏同圓禺峰現禪師示衆舉臨濟示寂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公案師曰男兒不喫分家飯女子不著嫁時衣祖父田園都沒了纔能赤手去編籬大衆這籬笆從那一處編起崑崙堂
武林筠蒼尼象菴慧禪師郡之莊氏女也一日閱三峰語錄有人以生死不了請開示峰應聲便掌師于

句下有省遂成頌曰四十餘年業識拋蕪提寶劍還英豪喝教倒退三千佛大地全收在一毫後見淨慈崑問作麼生是善提路師曰入地獄如箭崑曰寸絲不掛時如何師曰負心人越窮崑曰如何是差別智師曰三九二十七崑曰還有方便也無師曰三九二十七崑便休 頌德山托鉢曰當頭一問豈尋常機轉鋒芒暗裏藏父子各人彈別調聲聲狼叫斷人腸 食筍偈曰久隱深山保聖胎一聲雷動出頭來層層剝盡蒸來喫不負親嘗者一回崑崙堂

神山報慈樹可徹禪師上堂一不做二不休軟暖處取拾伊不下袈裟裏草鞋且聽草草鉢盂裏放尿匙筋邊還知氣息麼喝一喝 上堂春風楊柳媚春禽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都漏泄古人恁麼道話作兩概報慈則不然春風楊柳媚春禽弄百舌幽哉委幽哉快活真快活一片只是一片漏泄不曾漏泄 早參昨夜湖頭秋色好今朝移棹別宮商離鈞一曲誰堪和鬢髮消除有謝郎拍案一下灰如
安吉寶梵宣玉瑄禪師長洲許氏子投三昧律師薙

染完具調瑞光徹棒頭機契後中與範繼席命師力參竹筥話心甚迷悶白方丈曰某甲不解竹筥譬如以豆投壁隨投拋颺終無入處範曰可看父母未生前話去師歸堂猛參一晝夜黎明聞黃鶯聲不覺心地豁然急趨方丈纔擬開口範即打出時一足恩為西堂師詣問前話恩便喝師又喝恩又喝師乃通身汗下洞徹法源 上堂即心即佛紅爐點雪非心非佛分明漏泄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禱僧腦後三斤鐵伶俐漢撩起便行猶謂未警何故陽春雪曲和皆難却被風吹調轉別 示衆六月炎飛大雪生兮死兮消息絕消息絕為君說月落不離天口開便見舌別別我常於此切中興範詞

海虞三峰佛曰圓禪師上堂舉南泉參百丈丈曰從上諸聖還有不為人說的法麼泉曰有丈曰如何是不為人說的法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說了也泉曰某甲祇甚麼和尚作麼生丈曰我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泉曰某甲不會丈曰我忒煞為汝說了也師曰百丈有舌無口南泉有口無舌說

●會釋為

有問山僧從上諸聖還有不會人說的法麼便向道無更問一切諸聖俱有法施和尚何得道無山僧便與劈脊一棒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良久顧左右下座中興範詞

翠峰海印祖涵禪師洞庭東山張氏子因同參指古松稱奇師擡頭一視疑情頓釋遂述偈曰生前面目無縫罅趨破脚尖稱痛快人人舉眼看奇松那知更有奇松在後參瑞光範山遊次範曰古人道山花開似錦澗水碧於藍意作麼生師曰和尚莫將境示人範曰老僧不作境示人師曰古人意作麼生範曰山花開似錦澗水碧於藍師曰某甲不甘範曰飯袋子便恁麼去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菴後桃花樹樹紅偈曰春色晴明觸處通由來不負好東風有人問我西來意菴後桃花樹樹紅中興範詞

汝州羅山百靈然禪師上堂舉本師語曰三際握來為拄杖十萬元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師曰羅山則不然觸背雙關似轆轤力窮氣盡罷沉浮忽然覩到心機斷撫掌呵呵笑不休大

◆去塵俗

衆老人恁麼道。羅山恁麼道。還有優劣也。無卓拄杖。

曰。父子不傳千古印。也要當人著眼看。眉山

瑞光西禪。楚珍善禪。師吳郡沈氏子。初參靈巖。儲問。

曰。汝年多少。師曰。十七。儲曰。讀書否。師曰。讀書。且置。

求和尙。開示儲奇之後。儲到瑞光上堂。師出問。久知。

雲巖峰峻翠。削難攀。今日四瑞堂中。現身說法。未審。

如何指示。儲曰。客聽主裁。師曰。果然。一峰雲起。山。

映。二桂飄香。處處聞。儲曰。是瑞光底。是靈巖底。師曰。

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儲曰。若不妨拈出。師曰。人天。

衆前爭敢驚動和尙。頌三元三要。曰。頂門亞眼。關。

無私脚下神通。亦可奇。看到春歸花盡處。寒崖枯木。

長靈芝。笠雲

太倉玉泉。誼堂蘊禪。師婁東陸氏子。首參天童。恁有。

省後在瑞光。充記室。時雲爲西堂。爲師曰。筆尖頭露。

些好消息出來。師曰。文不加點。雲曰。觸背不得。諦當。

道將一句。師曰。百雜碎。雲復詰曰。纔開口便打。又作。

麼。生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笠雲

姑蘇積慶。御堂光禪。師廣陵周氏子。伯父爲金陵師。

府無子立師爲嗣。一日因渡江。感發宿因。堅辭出家。

十七乘戒安隱。十八謁靈隱。禮參有句。無句。公案三。

載不契。一日偶至冷泉亭。見水波猛省。詣白方丈。禮。

徵曰。有句無句。作麼生。會師曰。雲外有山連暮雨。禮。

曰。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曰。霧中無路豁朝暾。禮。

曰。馮山呵呵大笑。歸方丈。又作麼生。師曰。今日隨衆。

出坡。無暇與和尙答話。禮曰。瞎漢參堂去。上堂門。

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譚也。須是七穿八。

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元門。據令而行。直得掃踪滅。

跡。雖然有時將一毫頭現。瓊樓玉殿。有時將瓊樓玉。

殿歸。撮一毫頭若能飽足。觀光便乃取之不竭。用之。

無窮。且道有甚良處。便乃開張大口。今日山僧略借。

拄杖子。威權與諸人。應箇時節。乃卓一下。曰。大衆拄。

杖子。吞却乾坤了也。你等又向那裏安身立命。衆回。

首師曰。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笠雲

西山廣福道源。禮禪師。湖州武康人。投本邑康山雲。

剃染。雲示趙州喫茶話。有省。述頌曰。趙州待客本家。

常觀面相承。不覆藏。試問往來諸衲子。幾人親把舌。

頭管己亥歲

世祖章皇帝詔集有道沙門於蕉園師亦與沐恩渥
辛丑主廣福寺在西山而師刀耕火種志尚高深殊
得古人風味焉笠雲
雲詞

江陰觀音院心舒性禪師參瑞光徹領無字話有省

頌曰狗子佛性量量一斗堪笑趙州說道無有 滄

山水牯頌曰何物滄山水牯牛一名兩姓沒來由有

時直上千峰頂不待雲擎也出頭 師德臘俱高佐

輔叢席有睦州之風笠雲
雲詞

蘇州瑞光行起提禪師玉峰張氏子師生名族不樂

仕進隱居村曲茗碗爐香讀書自得至四十投瑞光

徹脫白後參雲於梅隱令看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汝

是慧超話有省頌曰院冷三更月落時天然風景本

無私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笠雲
雲詞

蘇州金天翅居士字漢翔奉母最孝篤信禪宗參瑞

光雲於無下口處得悟元旨南泉斬貓頌曰因垂一

釣絲楊渚意在金鱗豈在水不是趙州知此意滿船

空載桃花雨笠雲
雲詞

蘇州接待率菴性禪師吳縣張氏子十六出家二十

圓具入瑞光精進堂忘餐廢寢偶聞報鐘聲省入尋

即芒屨竹杖三湘兩浙南嶽天台無不徧歷歸來得

法東厓森出世接待 結夏上堂山僧繼席以來行

則與諸兄弟同行坐則與諸兄弟同坐饑同飯臥齊

眠雖不知向上元關踏著不踏衲僧巴鼻手提未提

然東語西話料想未曾落虛今日是吾佛如來最後

安居諸方各各提唱宗風未審接待以何施設若是

行棒行喝舉今舉古未免拖泥帶水更云外不放入

內不放出也是煎過藥查既不恁麼只得尋常過日

明窗下一任長養聖胎不妨量才補職呈我本地風

光展事投機培他蔭天大樹全功終非分外妙用端

在當人雖然如是總跳他九十日不出珍重東厓
蘇詞

蘇州勝感茲菴文禪師吳縣許氏子上堂涅槃心正

法眼十字街頭一塊磚祖師印解脫門百草頭邊爛

斷繩拈來擲向婁江內免得人前刺眼睛 中秋晚

參心月孤圓光吞萬象諸仁者還見月麼以拂子指

月曰這箇是月劔去久矣爾方刻舟這箇不是月公

案現成當面。蹉過直饒見得分明。若到諸方。管取明
 窗下安排。勝感這裏。放過則不可。何謂不見道。萬里
 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古德云。賣買碌砂。畫月算
 來。枉用工夫。純將白粉塗成。要且未是真月。畢竟如
 何是真月。復以拂子畫。○曰。光明皎潔。無偏照。冷露

無聲濕桂花 東匡 森嗣

崑山資福兼菴達禪師古膠徐氏子。參究本分。終以
 大事未明。為憂。晝夜不放。參者九年。忽聞譙樓聲。始
 得了明箇事。遂有偈曰。一刀劈破孃生面。恰似街頭
 墨鐵硯。落盡楊花杜宇啼。曉來依舊成一片 東匡 森嗣

蘇州金沙化燈用禪師無錫秦氏子。上堂。飯得羹衣
 得布起。即行倦。即臥切莫咬人屎。概直須如鷹捉兔。
 委悉麼。落花片片飛紅雨。上堂。今朝八月十六把

斷天關。地軸放出南山大蟲。猩猩不食伏肉。上堂。
 月生一。西河獅子頻翻擲。月生二。燈籠動輒入露柱。

月生三。蠶蝶吞却須彌山。會麼。參。康熙丙辰二月
 晦日。索浴跌坐。以拄杖橫肩曰。昔年與麼來。雲現蓮
 峰之影。今日與麼去。月沉震澤之輝。正與麼時。如何

道箇一真不立底。勾欄下拄杖曰。好看北斗掛南枝。

遂整衣而逝 巨洽 教嗣

揚州天寧一樹蔭禪師。僧參求開示。話頭師曰。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僧許思復求開示。師曰。
 將謂別有麼。僧云。沒處下脚。師打一掌曰。我這裏下
 手不下脚。僧搭衣。經行。師見曰。大似箇律師。曰。不

做這小乘人。師曰。何不小中現大。大曰。我如今大中現
 小。師曰。大好不做小乘人。師見二僧經行勇猛。蒸
 搗住曰。正當恁麼時。還我話頭來。二僧無語。師便掌

曰。一箭落雙鷗 巨泐 恒嗣

京口雨華堅明願禪師。西蜀開縣趙氏子。披剃後。上
 萬峰。完具。壁令參。萬法歸一。話一日。打茶。方掀鍋蓋。
 被茶頭一瓢冷水。師忽有省。壁聞令首座入堂勘驗。

座問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師
 曰。不飲從他。酒價高。座上堂。不妨喫我一杯。師曰。
 人天首座。何得出言如醉。座語稍遲。師掌曰。一總付

與首座。座笑曰。作家禪客。後謁天寧。恒問臨濟。被黃
 檟三頓棒。如土上加泥。未審又悟箇甚麼。恒曰。莫眼

花師擬議。恒打曰。果然土上加泥。師於言下頓徹法源。示衆一塵飛而翳天。逼塞虛空。一芥墜而覆地。遍界難藏。打鼓普請。貴圖有眼者見。有耳者聞。汝諸人。既是聞見分明。且道。一塵一芥。畢竟落在甚麼處。衆無語。師喝一喝。曰。切忌鑽龜打瓦。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自家辨驗。曰。我脚何似。驢脚師曰。切忌亂走。曰。人人有箇生緣。某甲生緣在甚麼處。師曰。二時粥飯。未曾欠少。僧一喝。師曰。亂叫作麼。僧無語。師曰。想是行堂的少。與他一碗。問德山棒。臨濟喝。這兩箇。漢那箇。親切師曰。俱不親切。曰。畢竟如何。親切師曰。夜來牀簟暖。一覺到天明。康熙丁巳十月三日。疾革。說偈辭衆而逝。塋全身於八公洞之西麓。巨渤恒嗣維揚天寧雨山思禪師。上堂。闡提有佛性。佛非妄語。狗子無佛性。祖是眞言。非妄語。處爲凡夫。開入理之門。是眞言時。爲聖人。關出身之路。薦豎拂子曰。看看無面目。漢來也。在天寧。拂子頭上揚聲。大叫道者。二老漢。一箇闡揚教意。其明如鏡。一箇提唱祖意。其直如弦。雖然。佛祖分上。足可觀光。若據衲僧正令而行。

一人好與三十拄杖。何故。豈不見東山演祖曰。說性尙屬惡口。討甚閒工夫。說有說無來。今日天寧掃除枝葉。直示本根。庶幾乎免諸仁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久立衆慈。伏惟珍重。上堂。若論眞實提綱。不在逞舌劒唇鋒。以爲本事。果是作家禪客。只消籬落邊。拾一莖草。便可穿天下人鼻孔。可笑德山茅廣漢。到處用一條毒棒。臨濟小厮兒。隨處鼓一聲熱喝。那知傳到於今。盡成流布。自餘滾毬打鼓之輩。擎叉擊地之流。些小伎倆。何足稱祖域爭衡之上將哉。天寧若不嚴其關防。豈免濫觴徧界。薦拈拄杖。畫一畫。曰。一齊趨向他方。世界中。有超然獨脫底。展出本有神通。與山僧相見。天寧拄杖。便兩手分付。何故不逢作者。不開拳。一遇知音。便分付。上堂。秋樹凋。秋葉落。體露金風。言端語確。雲門一句。以火傳薪。天寧一句。如水赴壑。有眼者知。有耳者覺。若要返本還源。乃豎拂子曰。到底不離者。一著。巨渤恒嗣江都尼拈花靈璽融禪師。胎素天秉。薙染後。謁天寧。恒領參竹篋子。話久而徹悟。恒問前話。師曰。水向石

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恒曰。直須拋過一邊始

得。師即呈偈曰。此事分明在目前。何須向外覓生緣。

重關擊碎清風起。慧日高懸偏大千。恒頷之。冬至

小參。孤風凜凜孰堪誇。佛眼何曾著得沙。妙用坦然

神莫測。鉗錘毒辣有分拏。一聲哮吼驚天地。突出威

音徧界除今日。分明重舉似一毛頭上定龍蛇。且道

如何是冬至一句。以拂子揮一揮曰。但得雪消去自

然春到來。巨渤恒嗣

蘇州天池古滌尼慧照蓮禪師。金沙孫氏女。年十九

白父出家。謁天寧。恒言下知歸。得蒙印可。世尊陞

座。文殊白椎頌曰。法王法令是非關。多少行人著眼

難。雨後花殘春寂寂。青山只在白雲間。南泉斬貓

頌曰。斬貓機用誰能委。草履擎來費力多。只向低頭

舒一笑。任他伎倆自消磨。趙州庭柏頌曰。趙州活

計。嘴唇邊點著風。馳與電旋。柏子壓來曾有據。是誰

甘喫祖師拳。俱胝豎指頌曰。俱胝一指莫疑猜。已

是和盤托出來。漫道作家無禮數。酒濃原不在多杯。

趙州訪二菴主頌曰。等閒看破菴中主。甜者甜兮

苦者苦。殺活臨時八面風。發機須是千鈞弩。巨渤恒嗣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三

五燈全書卷第一百三補遺

臨濟宗

南嶽下第三十七世隨錄

茶陵郁山劍庵與禪師上堂。殺人刀活人劍。信手拈

來便拗折。有人問我祖師禪。長柄鋤頭三斤鐵。呵呵

呵。深深掘神通妙用誰會得。每日生涯只一鉏。按下

雲頭且休歇。倦來洗脚上床眠。裏何曾走却繁

小參。百丈開田說大義。報慈不可太無言。從來與衆

無虛日。生涯只在鋤頭邊。以拂子召衆曰。既在鋤頭

邊。你諸人尋常舉手動鋤。因甚不會。乃放下拂子曰。

祇爲分明極。返令所得遲。退院示衆。雨過春山翠

黛。濃芒鞋竹杖出熊峰。盈眸不盡西來意。雲抱蒼松

老化龍。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切莫妄想。

僧參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切莫犯苗稼僧一喝師

打出占天性嗣

靈峰惺禪師示衆此事如烈火如塗毒卽之則膚裂肌殘聞之則魂銷魄喪三世聖人先行不到六代開士末後太過天下老和尚甜口薄舌亦只水上描痕空中繪影山僧一夢做了三大阿僧祇劫至今無人

推醒你輩茄子瓠子拖拖曳曳討箇甚麼以手自擗曰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歸方丈 示衆放教閒閒地如童稚一般念念眞事事眞時時眞刻刻眞遇境

逢緣如木人見花鳥雖然忽遇阿修羅王耗動三有大千又作麼生以手作伸欠勢曰今朝是甚麼日子

結夏示衆歷歷沒遮攔明明無回互亘古恒今騎聲蓋色有時孤峰得路萬別同源有時十字無門千

差一貫小中現大寬同法界大中現小細入隣虛豎拂子曰是大圓覺是平等性果是羅籠不住呼喚不

回可以經行可以坐臥有麼有麼擊拂子曰薰風來殿閣脫體有餘涼 示衆把斷要津不通水洩爲甚

土地嶺一隊來一隊去衆罔措師代曰看木上座寬

行濶步便打 示衆黃花翠竹般若眞如山色溪聲

廣長妙相祇如六根不具八識不全底還有應接分麼咄 頌女子出定曰化母都來伎倆窮一番寒熱

一番風鷓鴣啼破雲中月枯木花開劫外功 頌達磨遇武帝曰和盤托出絕商量就地還錢要當行翻

轉面皮還不識烟波萬頃轉微茫 問如何是學人本來面目師厲聲曰甚麼要緊僧曰不會師劈面掌

曰面目現在 師送僧出門僧曰何處再會師拈僧背曰待汝踏破草鞋與你相見僧走數步曰草鞋破

也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餘眉山 湘西道吾大木慧禪師元宵上堂正月十五大開門

戶放出鷲奴白牯菩薩子莫鹵莽謾道草鞋似虎饒你神通走上天須彌燈王搥毒鼓喝一喝 晚參盡

十方世界是箇話頭光明燦爛諸兄於中開眼也著合眼也著總作住山家計山僧不惜眉毛索性與諸

人說破卓拄杖下座 示衆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法門把手拽不入到處行脚也須帶眼拈拄杖畫一

畫曰山僧若不畫斷未免葛藤徧界 示衆學法華

和尚曰釋迦未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譚玄口不開靈巖儲曰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佛法無可說三門日日開師曰過去已過去未來尙未來現前一句子有口向誰開 遊山回示衆奇哉奇哉五老峰擢破虛空獅子崖笑開鼻孔雲門大師北斗裏藏身山僧一一勘破舉似兄弟乃拈拄杖卓一下曰且道勘破箇什麼喝一喝 示衆臨濟的的意如擊石火電光蔡州千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拈拄杖曰放過卽不可一時趁散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打曰東山下左邊的僧曰學人不會師曰盲人看戲 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學人本來面目師打曰屋破見青天無盡聞嗣

茗溪地藏逸庵新禪師示衆舉世尊觀明星話畢師曰這老漢捏目生花一場特地到這裏無星可觀無道可成無相可具無慧可分鳥道玄關澄虛絕點但是一夜東風催箭急徧空渾濕雨摩訶 示衆滯貨多年要出行苦無酬價暫相當等閒丈六珊瑚樹喚作尋常朽木樁 示衆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

香林曰臘月火燒山雪寶曰臘月火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踏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道林曰大小雪寶隨妻湫不能截斷諸訛若是道林卽不然臘月火燒山特地無端綿包特石鐵裏泥團若在綺浮更則不然臘月火燒山漫漫宇宙間金漆泥牛走花斑石虎眠 示衆朕兆未分前威音更那邊有眼不能見有口不能宣鐵牛打出嘉州象一行白露上青天月航函嗣

南陽觀音詰庵揆禪師上堂對一說踏著秤錘硬似鐵倒一說鶴眼龍睛難辯別麻三斤乾矢橛分明有語非干舌趙州無報慈隔金剛寶劍當頭截那叱頂上喫痰藜泥牛脚下流出血知不知警不警別開耳竅海山傾拶破面門天地黑喝一喝 大士誕日上堂啼鶯出谷競傳不二圓宗藥雪飛林谿示無邊妙相是以隨機普現應用無虧化物垂慈纖塵不昧焉拈拄杖召衆曰看看觀世音菩薩來也三十二相莫向外求十四無畏豈存內見若也內外兩忘身心俱泯普令一切衆生悉入無礙陀羅尼門有甚難事擲